

李亚 选编

外国军事文学精品

WAIGUO JUNSHI WENXUE JINGPIN

小说篇

(一)



军事谊文出版社

外国军事文学精品

小说篇

(一)

李亚 选编

军事谊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国军事文学精品·小说篇 (一) / 李亚编. -- 北京: 军事谊文出版社, 2002

ISBN 7-80150-252-3

I. ①外... II. 李... III. ①军事文学-作品
综合集-世界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世界 IV. 1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97003 号

书 名: 外国军事文学精品·小说篇 (一)

主 编: 王启明 李公昭

副主编: 张 丽 李迎丰

选 编: 李 亚

出版者: 军事谊文出版社 (邮编: 100011)

(北京安定门外黄寺大街乙一号)

发行者: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谊文印刷装订厂

开 本: 850×1168 1/32

版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张: 10

字 数: 235 千字

印 数: 1-3000

书 号: ISBN 7-80150-252-3/E·75

定 价: 18.00 元

序 言

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的怪物,根据我国古代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笔下的记载,最早的战争距今大约已经四五千年。西班牙勒文勃岩画所反映的战争,则发生在中石器时代,距今已有一万年之久。

在战争中,交战双方由肉帛相见,逐步发展到使用刀枪剑戟,也即我国所谓的“以石为兵”、“以玉为兵”的冷兵器时代。待到 10 世纪火药用于军中,开始了冷、热兵器并用时期。17 世纪以来,步枪、机枪、坦克、大炮、舰艇、飞机相继登上战争舞台,唱起了主角。最近六十年来,原子弹、导弹、精确制导武器等等的出现,更把战争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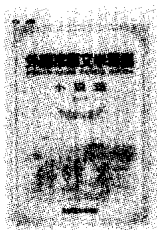
战争当然有正义与非正义之分,但它造成的生命的毁灭、财产的损失则是共同的。它既制造了惨不忍睹的场景,也铸就了波澜壮阔的舞台;它既生产了无数狂人战犯,也孕育了多少英雄豪杰。恰正是“古来征战几人回”;“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此情此景,此人此物,也促使人类历史上难以数计的文人墨客,以其丰富细腻的感情,敏锐深透的观察力,引人遐思的想像力和扣人心弦的笔触,写成了一部部、一篇篇千古流传的小说、散文;留下了一句句、一条条激人奋进的名言、警句。

为了让这些力作、精品能够更加广泛地流传,为了满足广大读者对军旅文学的爱好,我们特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和解放军外语学院的专家学者们合力编著了《外国军事文学精品》。他们耗费无数时日,涉猎于浩瀚书林,广泛搜索,精心选择,复以画龙点睛式的评注,缀成本书,以飨读者。我们真诚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填补外国军事文学出版方面的空白,能够激起广大读者对外国军事文学的兴趣,从中汲取有益的养料。

最后,在这套丛书中我们选择的文章是我们认为的精品,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它很难囊括外国军事文学中的全部精华,只能留待日后再予订正。敬希读者见谅。

主编 王启明



目

录

1	序言	王启明
1	俄罗斯性格	
	[前苏联]阿·托尔斯泰	陈 铎 译
12	永不掉队	
	[前苏联]奥·冈察尔	乌兰汗 译
23	人类的语言	
	[美国]诺曼·梅勒	梅绍武 译
36	上帝保佑美国	
	[美国]约翰·奥列弗·基伦斯	濮阳翔 译
44	最后一课	
	[法国]阿尔封斯·都德	李玉民 译
51	夜间巡逻队	
	[法国]莫里斯·德吕翁	林 光 译
58	我发疯的弟弟	
	[德国]施特凡·海姆	叶新榆 译
76	战后归来	
	[罗马尼亚]亚历山德鲁·萨希亚	傅石球 译
91	致命的还乡	
	[奥地利]赫伯特·黎德	张烈材 译

2

98	复仇	
	[智利]伊莎贝尔·阿连德	林一安 译
107	飞行少尉失踪	
	[美国]马克·苏弗灵	陆永兴 译
116	英雄主义之谜	
	[美国]斯蒂芬·克莱恩	申迎丽 译
127	列兵留季柯夫	
	[前苏联]维克多·涅克拉索夫	斯 力 译
143	步兵	
	[前苏联]康·西蒙诺夫	郭奇格 译
161	井	
	[玻利维亚]奥古斯托·塞斯佩德斯	吴健恒 译
178	军纪	
	[厄瓜多尔]何塞·德·拉·库阿德拉	李永春 译
185	意大利的天空	
	[法国]弗·萨冈	吴岳添 译
194	蚂蚁	
	[法国]博里斯·维昂	沈志明 译
206	十字勋章	
	[法国]亨利·巴比塞	林齐飞 译
212	我的俘虏	
	[厄瓜多尔]阿达尔维托·奥尔蒂斯	齐明山 译
221	夺堡记	
	[法国]梅里美	郑永慧 译

3

228	宾黛的礼物	
	[塞拉利昂]萨里夫·依斯蒙	杨乐云 译
241	架着双拐的人	
	[日本]远腾周作	文洁若 译
261	空中骑士	
	[美国]安布罗斯·比尔斯	黄宏煦 译
269	更高原则	
	[捷克]扬·德尔达	蒋承俊 译
277	扛花圈的人	
	[德国]约瑟夫·米尔贝格	华 人 译
283	第三个副官	
	[前苏联]康·西蒙诺夫	李辉凡 译
294	勤务兵	
	[西班牙]佩·安·德·阿拉尔孔	朱景冬 译
303	慈悲的一击	
	[美国]安布罗斯·比尔斯	黄汉平 译
310	后记	

俄罗斯性格

〔前苏联〕阿·托尔斯泰

陈铨 译

作者简介：阿·托尔斯泰(1883~1945)苏联作家。出身于贵族家庭。母亲是位儿童文学作家,喜爱俄国古典作品,并从小培养他的文学爱好;家中丰富的藏书,给他提供了很好的学习条件。阿·托尔斯泰 1899 年开始写作,1907 年发表第一部诗集;他是位高产作家。他的代表作有《苦难的历程》、《彼得大帝》、《保卫察里津》和剧本《伊凡雷帝》等。1946 年获得斯大林奖的三部曲之一的《苦难的历程》被一些文学评论家认为是史诗性作品。剧本《伊凡雷帝》在他死后被迫授斯大林奖。阿·托尔斯泰从 1937 年起一直担任全苏最高苏维埃代表,1939 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自高尔基后他长期担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俄

俄罗斯性格！对一个篇幅不长的故事来说，这个题目未免太大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我正是想要和你们谈谈俄罗斯性格啊！

俄罗斯性格！你来写写看……讲英勇事迹吗？英勇事迹太多了，你都不知该挑哪件来讲才好。好在我的一个朋友对我讲了他个人生活中的一段小故事，帮了我的大忙。至于他是怎样打德国鬼子的，我在这里就不说了，虽然他不仅佩带着一枚金星，而且半边胸脯都挂满了勋章。他是一个老老实实、不声不响、平平凡凡的人，原是萨拉托夫州伏尔加河边一个村的集体农庄庄员。但是他体魄雄壮，身材匀称，潇洒英俊，所以十分出众。每当他从坦克炮塔里钻出来的时候，简直就如战神一般，叫人越看越爱看！他从坦克跳到地面，把头盔从汗湿的卷发上摘下来，用破布擦着被弄脏了的脸，总是露出发自内心的友好微笑。

战场上，死神朝夕在身边转悠。一个人会变得更好一些，所有表面上的枝节东西都会像晒掉的皮肤一样从身上脱落下去，剩下的是人的本性。自然，有些人的本性比较刚强，有些人的本性柔弱一点。但是，即使本性有缺陷的人也都努力向没有缺陷的人看齐，因为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忠实的好同志。不过我的朋友叶戈尔·德廖莫夫在战前就已经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他非常敬爱他的母亲玛丽亚·波利卡尔波夫娜和他的父亲叶戈尔·叶戈罗维奇。他说：“我的父亲是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他最主要的特点是



常自重。他对我说：“孩子，你将来会看到很多大世面，也会出国，不过你时时刻刻都要为自己是个俄罗斯人而感到自豪……”

他有一个未婚妻，也是伏尔加河边他那个村的人。我们有些人经常谈论老婆和未婚妻，特别是当前线战事稍停，天寒地冻，掩蔽壕里的小油灯冒着青烟，小炉子烧得噼啪作响，大家都吃完晚饭的时候。他们聊得那样神乎其神，叫你把耳朵都听得支了起来。比如，他们先从“什么叫爱情”谈起。一个人说：“爱情是在尊敬的基础上产生出来的……”第二个人说：“才不是哩！爱情是一种习惯。一个人不仅爱老婆，也爱父母，甚至还爱动物……”第三个人接着说：“去你的吧！简直是乱弹琴！爱情，这就是说你浑身上下都热得像开了锅，走起路来就像喝多了酒那样飘飘然的……”议论就这样一连一两个小时地进行着，直到司务长出面，用权威性的口吻对这个问题的实质下个定义为止。叶戈尔·德廖莫夫大概是不好意思谈论这类事情，所以只是随口对我提了一下他的未婚妻。他说，她是个好姑娘，既然已经答应过要等他，哪怕他缺了一条腿回去，这姑娘也不会变心的……

他也不喜欢谈论自己的战功。“谁愿意回想这些事情！”往往这样说完之后，他便皱着眉头抽起烟来。他那辆坦克的战斗事迹我们是从机组的其他人员那里听来的，驾驶员丘维廖夫所讲的事让听的人特别惊叹佩服。

“知道吗？我们的队形刚散开，我一瞧，嗨，从小山包后面爬出一辆大家伙来了……我大叫一声：‘中尉同志，一只老虎①！’他喊道：‘全速前进！’我立刻开着坦克在枞树林子里隐蔽前进，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老虎像瞎子似的把炮筒乱瞄一气儿，开了一炮，没打中我们……这时中尉同志猛的给它侧面来了一炮……当时便铁片横飞！接着再对着它的炮塔来了一炮，它的炮筒一下子

① 指德国坦克。



就撅了起来……挨了第三炮之后,老虎浑身上下的裂缝都冒出烟来了,火苗往上窜得有一百米高……老虎机组的鬼子从备用舱口往外爬……万卡·拉普辛用机枪对着他们扫射……鬼子一个个都躺在地上蹬腿啦!……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已经扫除,我们五分钟之后便冲进了村子。在那里我肚子都笑疼了……法西斯匪徒东奔西逃。……别看地面上是一片烂泥,可你瞧,有个鬼子只穿着袜子没穿鞋就从屋里跳出来,撒丫子就跑。鬼子们全都往一个板棚跑去。中尉同志命令我:‘对着板棚冲!’我们把炮筒掉转过来之后,我便开足马力向板棚撞去……我的老天爷!屋梁、木板、砖头,还有躲在板棚房顶下面的法西斯鬼子全都轰隆轰隆、噼啪噼啪地往坦克甲板上掉……我呀,还来回地碾了一遍,剩下的鬼子全都举手投降,嘴里喊着:‘希特勒完蛋了!’”

中尉就这样战斗到他出事为止。在库尔斯克战役中,当德国鬼子已经被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的时候,他的坦克在小山冈上的一片麦地里中了弹,机组有两名战士当场牺牲。中了第二弹后,坦克着火了。驾驶员丘维廖夫一捧一捧地往他脸上、头上、衣服上撒土灭火,后来又拖着他爬过一个又一个弹坑到救护站去。丘维廖夫后来说:“我当时为什么要拖着他走呢?因为我听见他的心还在跳哪……”

叶戈尔·德廖莫夫活了下来,居然还没有变成瞎子,尽管他脸上烧得有些地方都露出了骨头。他在医院里躺了八个月,做了一次又一次整形手术,医生给他重新做了鼻子、嘴唇、眼睑和耳朵。八个月之后拆掉绷带的时候,他看见了自己这张已经完全不是原来样子的面孔。那个把一面小镜子递给他的护士,把身子转了过去,抽泣起来。他立即把镜子还给了她。

他说:“这不算是最糟糕的事。就这副嘴脸一样能活下去。”

不过他再也不向护士借镜子了,只是经常用手去抚摸自己的脸,好像是要逐渐习惯它。体格检查委员会认为他现在只宜于干



非队列工作。为了这件事他去见将军，对将军说：“请您批准我回团归队。”将军回答说：“可你是个残废人呀！”“我绝不是个残废人，只不过是个体面怪而已。这一点儿也不碍事，我的战斗能力是能够全部恢复的。”叶戈尔·德廖莫夫发现将军在谈话时尽量不看他的脸，对此，德廖莫夫只不过动了动淡紫色的、像一条直缝似的嘴唇苦笑了一下。他被批准休假二十天，为了彻底养好身体，他动身回家探望父母去了。这正好是那一年3月的事。

他本来想下了车之后在车站找一辆大车，但是没有找着，只好步行十八俄里。四面仍是厚厚的积雪，空气潮湿，周围阒无人迹。冰冷的风不停地吹开他军大衣的下摆，在他耳边孤独凄凉地呼啸。等他进了村，已经是傍晚时分了。噢，这就是那眼井了。井台上高高的吊杆在晚风中微微摆动着，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从这里数起，第六栋就是父母住的小房子了。他忽然停下脚步，把手插在大衣兜里，摇了摇头，转过身斜插着走到父母住的房子侧面，站在齐膝深的雪里弯下身子往窗里探望，看见了母亲：挂在桌子上方的油灯捻得很小，母亲正在暗淡的灯光下摆着晚饭，仍然披着原来那条深色披巾，不声不响，不慌不忙，温柔慈祥。母亲苍老了，瘦得两个肩头都耸了起来……“啊，如果早知道是这样，我就会每天写信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她老人家了，哪怕每天只写几个字哪……”饭桌上的东西很简单，只有一碗牛奶，一块面包，两把勺，一个盐罐。摆完之后，母亲把两只瘦削的手盘在胸前，站在桌子旁边沉思起来。叶戈尔·德廖莫夫隔着窗子看着母亲，心里明白了：绝不能让母亲受惊，不能叫她苍老的面孔由于绝望而抽搐。

好了，就这样决定吧！他打开篱笆门进了院子，走上台阶敲起门来。母亲在门里应声问道：“是谁呀？”他回答说：“是苏联英雄格罗莫夫中尉。”

他的心剧烈地跳起来，不由得一肩头靠到了门框上。是呀，母亲并没有听出他的声音来，就连他自己也好像是头一回听到自己



的声音。动了多次手术之后,他的嗓音变了,变得嘶哑不清了。

母亲问:“您有什么事吗?”

“玛丽亚·波利卡尔波夫娜的儿子德廖莫夫上尉托我给他母亲捎口信问好来了。”

母亲立即打开门,扑到他跟前,握着他的双手问道:“我的叶戈尔活着吗?他身体好吗?您这位大哥请进屋去吧!”

叶戈尔·德廖莫夫在桌子旁的长凳上坐了下来,这就是他当年常坐的地方,那时他的一双小脚还够不着地板呢。当时妈妈经常一边抚摩他长着卷发的小脑袋瓜,一边对他说:“吃吧,小宝贝。”他开始对母亲讲她儿子的情况,也就是讲自己的情况,讲得很详细:讲他吃得怎样,喝得如何,什么也不缺,身体一直很好,总是快快活活;同时也讲了他和他那辆坦克参加过的战斗,但是很简单。

“请您告诉我,打仗是不是挺可怕的?”母亲打断他的话问道,一面用那双黑黝黝的、此刻对他视而不见的眼睛直盯着他的脸。

“是的,老妈妈,当然是挺可怕的。不过我们已经习惯了。”

他的父亲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回来了。父亲这几年也见老,显得憔悴了,胡子已经花白,仿佛上面洒了一层面粉似的。他对客人瞧了几眼,在门槛上跺了跺已经穿破了的毡靴,不慌不忙地解下围巾,脱掉短皮大衣,然后走到桌子跟前和客人握手问好。啊,这是他多么熟悉的手啊,这就是他小时候每当犯了错误,父亲用来惩罚他的那只又宽又大的手啊!父亲什么也没有问便坐了下来,因为用不着问就能知道这个佩带着许多勋章的客人是干什么来的。老人家闭着眼睛,也开始听着他讲的那些事。

德廖莫夫上尉由于没有被父母认出来,所以坐的时间越长,把自己的事当成别人的事讲得越多,就越是没有办法把真相和盘托出,越是没有办法站出来说:爸爸、妈妈,你们把我这个丑八怪儿子认出来吧!……坐在父母的桌子面前,他既觉得幸福温暖,又感到委屈心酸。



“好了，咱们来吃晚饭吧！孩子他妈，给客人拿点儿吃的来。”叶戈尔·叶戈罗维奇打开了一个陈旧的小橱柜。从橱柜里散发出一股面包渣和葱皮的气味，橱柜的左角还放着装鱼钩的火柴盒，那些鱼钩原封未动；那把打掉了嘴儿的茶壶也仍然摆在老地方。叶戈尔·叶戈罗维奇拿出一个酒瓶来，里面盛的酒只够斟满两小杯。他叹了口气，因为再也找不出更多酒来了。他们就像当年那样坐下来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德廖莫夫上尉才发觉母亲特别留神地盯着他握勺的那只手。他苦笑一下，这时母亲抬起头来，脸上的肌肉痛苦地抽动着。

他们谈这谈那，谈到这一年春天会有什么样的天气，老百姓能不能把春播搞好，也讲到这一年夏天战争就会结束。

“您为什么认为战争在今年夏天就会结束呢，叶戈尔·叶戈罗维奇？”

叶戈尔·叶戈罗维奇回答说：“人民火了，他们已经闯过了鬼门关，现在任凭谁也挡不住他们了，德国鬼子要完蛋啦！”

玛丽亚·波利卡尔波夫娜问道：“你没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会准他假回家来住几天。都有三年没见面了，他大概成了个大人，留起胡子来了吧？唉，就这样天天在阎王爷跟前打转转，大概连嗓音都变粗了，是吗？”

德廖莫夫回答说：“等他回家来，你们或许都认不出他了。”

父母在火炕上腾了一个地方给他睡。火炕上的每一块砖，木头墙的每一条缝，顶棚上的每一个树节疤他都记得一清二楚。这里有一股老羊皮和面包的气味——这种老家温暖舒适的气息他是到死也忘不了的。3月的风在房顶上呼呼地吹；在隔扇的那一边，父亲不时轻轻地打着鼾；母亲翻来覆去，唉声叹气，睡不着觉。上尉用双手捂着脸趴在那里，心里想道：“妈妈呀，我的妈妈呀！难道到这会儿你还认不出我来！难道你就认不出这是我？……”

第二天早上，他被劈柴在炉子里烧得噼噼啪啪的声音吵醒了。

母亲正轻手轻脚地在炉子旁边忙碌着。他的包脚布已经洗干净晾在拉直的绳子上,刷洗过的靴子摆在门口旁边。

母亲问他:“你爱吃黍米面薄饼吗?”

他没有马上回答,从火炕上爬了下来,穿上军服上衣,拉紧皮带,光着脚在长凳上坐了下来。

“向您打听件事,安德烈·斯捷潘诺维奇·马雷舍夫的女儿卡佳·马雷舍娃是住在你们村吗?”

“她去年在训练班毕业了,现在我们村教书。你要见见她吗?”

“您的儿子托我一定给她捎个好。”

母亲打发邻居的小姑娘去把卡佳找来。上尉还没来得及穿好鞋,卡佳·马雷舍娃便跑着进来了。她那双灰色的眼睛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两条眉毛惊喜地一抬一抬,面颊泛出喜悦的红晕。她把毛线头巾从头上往后一撂,头巾落到宽宽的肩膀上,这时上尉不禁在心中痛苦地叹息起来:“要是能亲一下她那头温馨浅色的秀发该有多好啊!”在他的想像之中,他的未婚妻就是现在这个样子的:鲜艳、温柔、快活、善良、美丽,所以她一走进来就把这个小房间照得满室生辉。

“您是替叶戈尔捎口信来问好的吗?(他背光站着,因为说不出话来,只好点了点头。)我每日每夜都在等着他,您就这样告诉他吧!……”

她走近德廖莫夫,瞧了他一眼,吓了一跳,好像被人当胸轻轻击了一拳似的倒退了两步。就在这一瞬间他下定决心要走,而且当天就走。

母亲烤好了用牛奶合黍米面做的薄饼。他又谈起德廖莫夫上尉的事来,这次是讲他的战斗事迹,原原本本讲述了战斗的残酷情况。同时也不抬头看卡佳,为的是不愿意见到自己这副丑相在卡佳那可爱的面容上引起的表情。叶戈尔·叶戈罗维奇本来张罗着要从集体农庄给他借匹马来,但德廖莫夫上尉已经像来时一样步



行着往车站去了。他被这一天一夜所发生的事情折磨得万分痛苦，几次停下来用双手打自己的脸，用嘶哑的声音反复地说：“我现在可怎么办呢？”

他回到了原来所在的团队。这个团当时正驻扎在大后方等待补充。战友们怀着由衷喜悦的心情迎接他归队，这就使他卸下了那个把他折磨得吃不下、睡不着、喘不过气来的精神包袱。他决定再把母亲瞒一段时间，仍然不让老人家知道他的不幸。至于卡佳，他决定要咬牙把这个心上人彻底忘掉。

大概过了两个星期，母亲来了一封信：

“你好，我最最亲爱的儿子。我真怕给你写这封信，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去想才是。有一个人从你那儿到咱家来过，这个人好极了，就是脸太丑。他本来打算要住几天的，可不知为什么收拾起东西说走就走了。打那以后，我的儿呀，我就一宿一宿地睡不着觉，总觉得那是你回来过。你爹为了这个尽骂我，他说：‘你这个老婆子发疯了吧，要是这个人是咱们的孩子，难道他不会明说吗？……他干吗要瞒着呢？如果他的脸变得和来过咱家的那个人一样，咱们该感到自豪才对。’你爹老是想要说服我，可是我这颗做娘的心呀，却还是一个劲地认准了：这是我儿，他回家来过……这个人在火炕上睡觉的时候，我便把他的军大衣拿到院子去刷刷干净，我一下子就扑在大衣上哭了起来——这是我儿，是我儿的大衣！……小叶戈尔呀，你给我写封信来，看在耶稣基督的面上，你开导开导我，告诉我究竟是怎么回事。莫非我真是疯了不成？……”

叶戈尔·德廖莫夫把这封信给我——伊万·苏达列夫看了。他用袖子擦了一下眼睛，对我讲了事情的经过。我对他说：“你瞧瞧，我说你们的性格都碰到一块顶起牛来了。傻瓜呀，你这个傻瓜！快给你母亲写封信请罪吧！别把她折腾疯了……她就那么稀罕你的脸蛋子了？！因为你的脸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她还会更疼你哩！”